

图文版世界童话

Gaoerji
Tonghua Quanj

高尔基 童话全集

精心编选世界著名童话，搭配精美插图，给广大青少年带来一部知识性、趣味性并重、图文并茂的童话经典。本册所收为安徒生童话

黄勇 主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文版世界童话

Gaoerji
Tonghua Quanji

高尔基 童话全集

黄 勇 主编

TS/
4069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尔基童话全集/黄勇主编.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3. 11

(图文版世界童话)

ISBN 978-7-5658-1065-7

I. ①高… II. ①黄… III. ①童话—作品集—苏联

IV. ①I5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0767 号

高尔基童话全集

总策划: 赵 坚

主 编: 黄 勇

责任编辑: 宋倩倩

责任技编: 陈婵娥

装帧设计: 红十月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82904613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5mm × 96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ISBN 978-7-5658-1065-7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意大利童话	(1)
早晨	(117)
小叶夫塞奇遇	(120)
马加尔·楚德拉	(125)
莫尔多瓦姑娘	(136)

意大利童话

—

里夫埃拉·基亚依亚车站的所有轨道上，停满了因那不勒斯的电车工人罢工而空着的电车，胜利广场上聚集着司机和售票员——平日总是取笑逗乐、打打闹闹、如水银一样好动的那不勒斯人。在他们的头顶，在公园铁栅栏的上空，一股像利剑般的细喷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些有事要乘车到这座大城市各处去的人们，怀着敌意围着他们。这些市民们，气呼呼地大声责骂着罢工工人。到处是愤怒的言语、恶意的讥笑，更有不停地挥动着的手臂。那不勒斯人讲话时用的手势，和他们那叽里呱啦的言语一样，既富有表现力，又很有说服力。

一阵清风从海上吹来。公园里那些如大象腿般粗细的棕榈树干，轻轻地摇曳着墨绿色的扇形枝叶。那不勒斯街上半裸的小孩们像麻雀般跳来跳去，大声笑闹着，扰乱着宁静的气氛。

这座城市就像一幅古老的版画，到处洒满着炎热的阳光，全城像一架大风琴一样在歌唱；港湾里蓝色的波涛冲击着岸边的岩石，发出轰隆的巨响，应和着人们的低语和呼叫。

罢工工人脸色阴沉，紧紧地挤靠在一起，几乎不去理睬人们愤怒的叫喊；他们攒聚在公园的铁栏杆旁，越过人群的脑袋不安地朝大街对面瞭望；他们活像一群被狗围困了的狼。大家都知道：这些穿着相同服装的人都怀着一颗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绝不会妥协。这就更加引起了人群的愤怒。但是人群中也有一些明哲之士，他们安详地抽着烟，劝说那些过分强烈地反对罢工的人：

“喂，弟兄们！如果连孩子吃的米汤都不够的话，又怎么办呢？”

衣着比较整洁的市警察局的警探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旁维持秩序，不让人群影响交通。他们严守中立，以同样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责难者和被责难者双方。如果哪一方的举止和言语变得过分激烈，他们便友善地和那一方开开玩笑。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冲突，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靠墙站着一队手持短枪的宪兵。这是一群相当凶狠的人。他们一个个头戴三角帽，身披短大氅，裤子

上缝有两道殷红的镶条。

突然，对骂、嘲笑、责备和劝解通通都消失了。人群中出现了某种新的、仿佛让人们和解的气氛。罢工工人无奈地注视着四周，同时互相贴挤得更紧。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叫：

“军队来了！”

人群中有人冲着罢工工人吹着讥笑和幸灾乐祸的口哨，有的还欢呼起来，一个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着灰色便衣的胖子，在石板路上跺着脚，跳起舞来。售票员和司机极不情愿地穿过人群，向电车走去，有几个还跳到电车的踏板上。他们的脸色更加阴沉了，不时地对人群的责难反唇相讥，并迫使围着的人群给他们让出条道来。街道变得安静了。

一队身着灰制服的年轻士兵，像迈着轻快舞步般地、有节奏地踏着双脚，挥动着左手，从海滨的圣柳奇亚大街开来了。他们一个个显得弱不禁风。带队的是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军官。他紧锁着双眉，轻蔑地撇着嘴。一个戴高筒礼帽的胖子在他身边小跑着，不停地用手比划着，说着什么。

人群开始向后退去。士兵们像灰色玻璃球似的散开，停在各辆电车的踏板旁。踏板上站着罢工工人。无数双瞪大了的眼睛注视着士兵的一举一动。

“高筒礼帽”和围在他身边的几个神气十足的人，拼命地挥手喊道：

“最后一次！……Ultima volta！听见了没有？”

军官无奈地摸摸头，歪着脑袋想着如何处理现在几乎无法控制的局面。胖子挥着礼帽跑到军官跟前，大声地嚷着。军官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站直身子，挺起胸脯，大声地向士兵宣布命令。

士兵们便纷纷跳上电车踏板，每个车厢都有两个士兵。与此同时，司机和售票员却从电车踏板上跳了下来。

人群觉得这种场面很可笑，发出一片吼叫声、口哨声和哄笑，但马上又安静了下来。人们注视着士兵们默默地离开车厢，铁青着脸，瞪大眼睛，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第一辆电车走去。

在离第一辆电车前轮两步远的地方，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司机，摘掉了帽子，横卧在轨道上。他面孔朝天，而他的一撮小胡子为了表示不满也愤怒地翘向天空。一个身材矮小、行动敏捷的年轻人也跟着老司机并排躺在地上。接着，罢工的人们就像说好的一样，一个个从容不迫地躺在地上，并且越来越多……

人群里响起一阵喧哗声。有人胆怯地呼唤着圣母马利亚；一些人生气地咒骂着；妇女们尖叫着，叹息着；惊慌失措的孩子们像皮球一样到处乱窜。

戴高筒礼帽的胖子用他那嘶哑的喉咙在大声嚷嚷着什么。军官望着他，很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大概他只接到命令用士兵去代替电车司机，并没叫他去镇压罢工工人。

这时候，“高筒礼帽”在一群走狗的簇拥下，朝宪兵队跑去。宪兵出动了，他们走到轨道旁，力图去拉起躺在地上的人。

终于搏斗和骚乱开始了。突然，那些身着各色衣服和身上落满灰尘的旁观者开始骚动起来，人们怒号着，大声疾呼着，愤怒地向电车轨道扑去。

那个戴巴拿马草帽的人把草帽摘下来，朝空中一扔，第一个跟着罢工工人一起躺在轨道上，拍了拍躺在自己身旁的工人的肩膀，大声地向他说着鼓励的话。

很快，许多爱吵闹的快活人像被砍断了腿一样也在轨道上躺了下来，他们是两分钟前才到这儿来的。他们躺倒在地上，不停地嬉笑，互相挤眉弄眼，冲着军官和士兵们大声叫嚷。这时军官摘下了白色的手套，在“高筒礼帽”的鼻子下挥了挥，摇晃着漂亮的脑袋，冷笑着对他说些什么。

没有多久躺在轨道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妇女们扔掉了手中的筐子和包裹，同罢工的人们躺在地上；孩子们像冻僵的狗一样缩成一团，趴在地上嘻嘻地笑；一些衣着讲究的人也卧倒在地上，并且滚来滚去，弄得浑身是土。

站在第一辆电车踏板上的五个士兵看着躺在下面的这一大堆人，他们觉得这场面很可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当他们用手抓住车柱子，伸着头探着身子向前张望时，他们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些人可不是上了发条的铁皮玩具。

……半个小时之后，那不勒斯市到处都有电车在愉快地奔驰。胜利的罢工工人站在踏板上愉快地微笑着。他们不停地在车厢中来回走动，彬彬有礼地问乘客：

“车票?!”

乘客们把红色的或黄色的车票递给他们，微笑着，友善地发几句因罢工而使电车晚点的牢骚。

二

在热那亚车站前的小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大部分都是工人，但也有不少衣着体面的人。站在最前面的是市政府的官员们，他们的头顶上方飘扬着一面绣得十分精致的市旗，旁边还飘动着各工会组织的彩色会旗。金黄色的旗穗、流苏和飘带令人眼花缭乱，旗杆顶端的校标闪闪发光，丝绸旗面随风猎

猎作响。情绪激昂的人群像合唱队的低音伴唱一样，发出一片嗡嗡的声音。

人群前方的一座高台上，竖立着哥伦布的大理石全身塑像。他是一位幻想家，信仰使他饱受磨难，信仰也使他荣获胜利和荣誉。现在，他俯视着人群，仿佛在用大理石的嘴向人们演说：

“只有有信仰的人，才会获得胜利。”

乐队队员们的铜号排列在塑像脚下的台座周围。铜号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金光。

火车站周围沉重的大理石建筑物像伸开的两翼，组成一个马蹄形的半圆，仿佛要将人群拥抱起来。从码头那边传来轮船沉闷的喘息声、轮翼在水下的转动声、铁链的银铛声、汽笛的鸣叫声以及人们的喧闹声。广场寂静而闷热，一切都在烈日的曝晒下。手持鲜花的妇女和身着节日盛装的儿童如绚丽的鲜花一样，装点着临街的阳台和窗户。

这时一辆机车呜呜地叫着，驶进了车站。人群开始像一群黑鸟般地涌动起来，有的人甚至把揉皱的帽子抛向天空。乐队队员拿起铜号。几个面孔严肃的老人整了整自己的服饰，走到人群的前面，朝人群挥了挥手，向大家讲了些什么。

人群逐渐地向两边闪退，让出了一条很宽的通往市区的路。

“他们在欢迎什么人？”

“从帕尔马来的孩子们！因为那里的工人们还在罢工。”

帕尔马市正在闹罢工。老板们不肯让步，那儿的工人们生活很困难，他们不得不把自己饿病了的孩子送到这儿，送到热那亚市他们的同志们这儿来。

一会儿从车站的大圆柱后面走出一队整齐的小孩子。他们衣不蔽体，蓬头垢面，活像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动物。他们五人一排，手牵手地走了过来。他们人很小，遍身灰尘，疲乏在他们的小脸上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每个人都面色严肃，但眼睛灵活明亮。当乐队演奏出《加里波第之歌》对他们表示欢迎时，在他们消瘦、面带饥色的脸上，泛起了愉快而满意的笑容。

人们用最热情的欢呼声欢迎这些未来的主人。旗帜向他们低垂，铜号不停地演奏着。孩子们被这种热烈欢迎的场面弄得有点手足无措，不由得退了一下，但他们马上镇静了下来，再次挺直了身子，排成整齐的队伍，数百个嗓子同时高呼：

“Viva Italia！”

“帕尔马的孩子们万岁！”人们欢呼着，向孩子们的方向跑过去。

“Evviva Garibaldi。”孩子们呼喊着的，如同一只灰色的楔子插向人群，被人群的喧闹声淹没了。

不管在旅馆的窗口还是在楼房的屋顶上，白色的手帕随着人们的摆动就像一群群白鸽在翱翔，鲜花如雨点般洒落在人们的头上，到处是嘹亮的欢呼声。

热那亚的一切都像过节一样，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就连灰色的大理石也熠熠生辉。

旗帜在挥舞，帽子和花束被人们不断地抛向空中，成年人的颈上骑着孩子，仿佛头上又长出了个小脑袋。孩子们挥动着乌黑的小手，一边忙着接花束，一边向热那亚这些热情的人们致意。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在空中经久不息。

“Viva il Socialismo!”

“Evviva Italia!”

几乎所有从帕尔多市来的孩子都被热情的热那亚人领走了。他们骑在大人的肩上，依偎在面孔严肃、留着胡须的男人的宽胸上。在喧哗、欢笑和喊叫声中可以隐约听到音乐声。

妇女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找寻剩下未领的孩子，互相喊叫道：

“您领了两个吗？阿尼塔！”

“是啊。您也是两个？”

“另一个是跛子玛尔加里塔领的……”

热那亚的街头到处充斥着快乐气氛，到处都是兴奋的面孔和湿润而友善的眼睛。罢工工人的孩子有的已经开始啃面包了。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想都不敢想哩！”一个长着鹰钩鼻子、嘴里叼着黑色雪茄的老人说道。

“其实很简单……”

“对！既简单又聪明。”

老人从嘴里取下雪茄，看了看还在燃烧的雪茄，叹了一口气，掸去烟灰。然后，他看见了站在自己身旁的从热那亚来的两个孩子，看来，这是兄弟俩。

他佯装一副吓人的怪样子，冲着他们龇牙咧嘴。两个孩子睁大了眼睛认真地看着他。他把帽子猛地往下一拉，张开了双手，那两个孩子身子很自然地紧紧靠在一起，一边皱着眉头，一边往后面退。老人突然蹲下身子，大声地学了一声公鸡打鸣，学得像极了。孩子们大笑起来，光着脚丫在石板地上高兴地蹦跳。老人站了起来，戴正帽子，显然认为自己已经做完了应做的事，踉跄着朝一旁走去。

一个头发苍白的驼背女人站在哥伦布大理石塑像底座旁，她的尖下巴上长着灰白的硬毛，脸孔活像童话里的巫婆。她一边哭泣，一边用褪了色的披肩擦拭着通红的眼睛。她神色阴沉难看，在这些情绪激昂的人群之中，显得十分孤独和寂寞……

一个黑头发的热那亚女人，手领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迈着跳舞的步伐走过来了。这个孩子脚穿一双木屐，头上戴一顶几乎罩到肩上的灰色大呢帽，一边走一边摇晃着脑袋，小男孩总想把帽子甩到脑后去，但帽子大得仍然盖住了他的脸。女人笑着把帽子从孩子头上摘下来，高兴地在空中挥舞着，边唱边笑。小男孩仰起头，满面笑容地望着她，又蹦又跳地总想取到女人手中的那顶灰色帽子。两人就这样渐渐远去了。

一个围着皮围裙露出两只粗壮胳膊的高个子男人，肩上扛着一个鼠灰色头发的五六岁小女孩，对旁边一只手领着一个褐发男孩的妇女说道：

“你知道吗，要是照这样下去形成一种风气……谁再想制服我们就难了，你说呢？”

他的声音非常浑厚、嘹亮，他对他的这独到见解感到得意，并开怀地大笑着，把肩上的小女孩抛向蓝色的空中，高喊道：

“Evviva Parma - a!”

人们领的领，抱的抱，把所有的孩子都领走了。广场上只剩下被踩坏的花朵和糖果纸，还有一群快活的行李搬运工和他们头顶上方那位新大陆发现者的尊贵的大理石像。

从狭窄的街道上传来那些朝新生活迈步的人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接连不断。

三

炎热的正午，刚刚响过午炮，炮声不太响亮而且声音古怪，仿佛打碎了一个大臭蛋。在炮声震荡的空气中，都市里那种种刺鼻难闻的气味，如橄榄油、大蒜、葡萄酒和晒热了的垃圾等的臭味显得更为浓烈了。

南方炎热正午的喧闹声淹没在沉闷的午炮声中了。过了一会儿，喧闹声又从马路的炙热石板上，重新升到街道的上空，如同一股股浑浊的河水向海上流去。

城市像过节一样的光彩夺目，五彩缤纷，如同牧师身上穿着豪华法衣，在市井街头热情的呼喊、喧嚣和嘈杂中，虔诚地演奏着生命之歌。每座城市都是人们劳动创造的宫殿，一切工作都是对未来的祈祷和祝福。

烈日当空，灼热的阳光像利剑一样，从空中向地面和海上射落下来，深深地刺进城市的每一块石头和海水之中。海面如同一幅用蓝银丝织成的彩绸，闪闪发光。碧蓝的暖波梦幻般地飘动，轻拍着海岸，低声吟唱着关于太阳——这

生命和幸福源泉的颂歌。

满身尘土和汗渍的人们在欢闹中吃午饭去了。一些人匆忙向海边走去，迅速脱掉满身尘土和汗渍的衣服后，跳进海水里。黝黑的身体一跳进水里，立即变得很小，就像一粒尘埃飘落在沙漠里。

清凉的海水，让劳累的人们感觉它的清凉与温柔，而发出愉快的笑声，孩子们也高声欢笑和尖叫着。这一切，加上游水的人们扑打着海水而溅起的彩色水花和泡沫，都朝着太阳升起来，像是献给太阳的欢乐的厚礼。

在大楼阴影下的人行道上，坐着四个正在做午饭的修路工人。他们就像几尊石灰雕像一样。一个浑身尘土的白发老人，眯着一双贪婪而锐利的眼睛，正在用刀子切割一块长面包，尽力使面包片切得厚薄均匀。老人头戴一顶红色绒线便帽，帽子上的流苏垂到脸上。他摇晃着圣徒般的大脑袋，鼻孔张得老大，鸚鵡鼻子不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

在老人旁边，一块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石头上躺着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小伙子，他仰面朝天，脸色像甲虫一样黑。面包屑飞溅到他的脸上，他懒洋洋地眯着眼睛，像在做梦一样嘴里低声哼着什么。另外两个人背靠着白色墙壁坐着，也正在打瞌睡。

一个孩子朝他们走了过来。他一只手提着瓶葡萄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纸包，昂着头，像小鸟般欢快地叫嚷着，丝毫也没发觉，大滴大滴的浓葡萄酒从包装酒瓶的麦秸中漏了出来，像一粒粒晶莹的红宝石洒落到地面上。

老人发现了洒落在地上的一滴滴浓葡萄酒，忙将面包和刀子搁在躺在石头上的小伙子的胸脯上，连连挥着手，冲小孩叫道：

“快，你太不小心了！小心那葡萄酒！”

小孩赶紧把酒瓶举到眼前一看，惊叫了一声，飞快地向修路工人跑来。修路工人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摸着酒瓶，激动地叫了起来。小孩像箭一般跑进院子里，双手捧着一只大黄碗，又以同样快的速度跑了回来。

小孩把碗放在地上，老人小心翼翼地将红色的葡萄酒慢慢地倒进碗里。四对眼睛欣赏着这红色液体在太阳下泛出红色的光波，都不约而同地用干燥的嘴巴贪婪地咂吧着。

这时一个身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女人走过来了，黑发上蒙着一条缀有金色花边的头巾，棕色的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领着一个鬈发小女孩。小女孩右手摇晃着两枝红石竹花，一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口里哼着：

“啊，妈，啊，妈，啊，我的妈妈……”

当小女孩走到老修路工的背后时，突然停下来不唱了。她探着身子，从老人的肩上认真地注视着：看着那红色葡萄酒怎样流向碗里。红色的液体一边流

着，一边发出汩汩的声音，仿佛在继续她的歌。

小女孩从那妇女的手中挣脱出来，摘下几片花瓣，高举着黝黑宛如麻雀翅膀的小手，将鲜红的花瓣扔进了那装着红色液体的酒碗里。

四个修路工吓了一跳，生气地抬起布满尘土的脑袋，而小女孩却拍着手，高兴地蹦跳着，笑了。被她这一举动弄得发窘的母亲赶紧拉住她的手，厉声地训斥了几句。男孩子大笑起来，笑得身子都歪倒了。碗中浓稠的葡萄酒上面飘着几片红石竹花瓣，宛如几只红色的小船。

老人不知从何处取出一只酒杯，连酒带花倒了一杯，庄重地跪在地上，将酒杯送到嘴边，表情严肃地说道：

“没什么关系，太太！孩子的礼物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赏赐……祝您健康，漂亮的太太！而你，孩子，同样也祝你健康！将来和你妈妈一样漂亮，比你妈妈更加幸福！”

老人那把灰色胡子因喝酒而浸入酒中，眯起双眼，然后微微皱起弯弯的眉毛，慢慢地咂吧着嘴唇，将这浓稠的琼浆一口喝了下去。

母亲微笑着点了点头，便拉着女孩的手离去了。女孩子摇晃着身体，一边走一边用小脚擦着石板地面，眯着眼睛，继续唱着她的歌：

“啊，妈，啊……啊，我的妈……”

修路工懒懒地掉过头，看了看碗里的酒，又看了看小女孩的背影，边看边笑，用语速很快的南方口音互相说着什么。

在碗中暗红色葡萄酒的上面，那几朵鲜红的花瓣继续漂动着。

大海在歌唱，城市在喧闹，太阳光芒四射，创造着许许多多的童话。

四

常年积雪的高山，环绕着一个宁静的碧湖。花园就像一道道暗色的花边，倒映在水中，好像少女裙子上的皱褶一圈一圈的。从湖边往水中望去，那些白色的建筑物像是用糖块建成的。周围的一切宛如婴儿梦中的世界。

清晨，从山上轻柔地飘来阵阵花香。太阳刚刚升起，树叶和草尖上还闪烁着晶莹的露珠。山路像一条灰色的飘带延伸到寂静的山沟里。路面铺着石块，但看上去却像丝绒般柔软，使人忍不住想用双手去抚摸它丝般的柔软。

一个皮肤黧黑的年轻工人坐在一堆碎石堆旁，胸前挂着一枚奖章，脸上露出勇敢和温存的表情。

他把一双古铜色的手放在膝盖上，微微抬起头，望着一个站在栗子树下的

过路人，对他说：

“先生，这枚奖章是我在辛普朗隧道干活时获得的。”

他垂下眼睛望着胸前那块精美的小金属片温柔地微笑着，感叹着：

“唉，干任何工作，在你还不热爱它的时候，干起来总是吃力的。但是，一旦你爱上了它，它就会让你受到鼓舞，干起来就轻松多了。当然，干这种工作毕竟是很辛苦的啊！”

他轻轻地摇摇头，面向着太阳微笑着，突然他激动起来，手臂一挥，两只眼睛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有时候甚至叫人感到害怕！要知道，泥土应该也是有感觉的，不是这样吗？当我们在山上挖了一个洞，进入到很深的土洞之中，那里的泥土很严酷地接待我们。它会向我们喷吐着热气，憋得我们心头发怵，头昏脑涨，关节酸痛，许多人都尝过这种滋味！然后，它会用石头砸人，用滚烫的水浇我们，真叫人害怕！有时用灯一照，水变成了火红色。我父亲对我说：‘我们弄伤了土地，它会用自己的血淹死和烧死我们所有的人，你等着瞧吧！’当然，这是一种幻觉。但是，当人在地层深处，在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在呜咽的流水声和铁器与石块的碰击声中听到这些话时，你就不会感到这是幻觉了。先生，那里的一切都很玄妙。我们这些人是那么渺小，而它，那座被我们凿开的山却高耸入云……非亲眼一睹是难以明白的！你们应该看看我们这些小人物凿开的黑隧洞。当每天朝阳升起之时，我们就爬进洞去，而太阳也是带着悲伤的神情望着我们这些爬进地腹中的人的背影。更应该看看那些机器和愁眉苦脸的高山，听听山洞深处的沉闷的轰隆声和爆破声的回响，那声音简直像疯子哈哈大笑。”

他望望自己的双手，摸了摸挂在灰上衣上的奖章，轻声地叹了口气。

“人是善于工作的！”他自豪地继续说道，“啊，先生，当一个小人物想工作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和信心！请相信：这个小人物最终能做成他想做的一切。可是我父亲开始并不相信这一点。

“他说：‘打通一座山，从一个国家通向另一个国家，这是违上帝以山作为屏障来划分边界的意志的。你们最终会明白，圣母是不会帮助我们的！’可是，他错了。圣母永远都会帮助那些热爱她的人民的。后来，我父亲也开始相信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了，因为他逐渐感到自己比山还高、比山还强。每到过节，他便坐在桌子旁边，面对葡萄酒瓶，对我和其他人大讲起来。

“‘上帝的孩子们，’这是我父亲的口头禅，他是一个善良而虔诚的教徒，‘上帝的孩子们，不能这样跟土地作对啊，上帝会为自己所受的伤害而报复的，他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你们等着瞧：当我们挖到山的心窝里，碰伤了它的

心窝，它会把火喷到我们身上，烧死我们，因为土地的心脏就是火，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耕种土地那是另一种帮助，使它增加产量，这是我们该做的。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毁坏它的面貌，改变它的模样。你们看吧：我们在山里挖得越深，空气会变得越来越热，呼吸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那个听他说话的过路人轻声笑了起来，用双手掙着自己的胡须。

“不只是我父亲一个人这么想，事实上也是如此，挖得愈深，隧道里就愈闷热，害病的人也越多，昏倒在地上的人也就越多；滚烫的泉水喷得更猛烈，石头也塌落得更多；有两个一道从卢加诺来的伙伴终于因受不了而发了疯。到了晚上，我们宿舍里很多人说梦话、呻吟、惊吓得从床上跳下来……”

“‘我说的没错吧！’父亲说道，眼睛里带着几分恐怖的神情，咳嗽也更频繁、更厉害了。‘我没说错吧！’他说，‘土地是不可战胜的！’

“父亲终于躺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我父亲的身体本来是很结实的。他跟死亡顽强地搏斗了三个多星期，他像那些明白自己价值的人一样，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保罗，我的活儿干到头儿了。你要保重自己，回家去吧。圣母保佑你！’然后他闭上眼睛，沉重地喘息着，沉默了好一阵子。”

这时过路人站了起来，环视着群山，用力伸着懒腰，一身的关节“咯吱”作响。

“父亲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说道：‘保罗，我的好儿子，你知道吗？我相信这工程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和从山的那一边往这边挖的人一定会在山里面相互见面的，你相信吗？’我说我相信。‘很好，我的儿子！一定得相信：干任何事情都应相信一定会成功。相信上帝，相信圣母会请求上帝帮助人做好事。儿子，我求你一件事：要是工程完成了，要是人们在洞内会师了，你就到我的坟上来，告诉我：爸爸，成功了！我盼着这一天呢！’

“这是件好事，亲爱的先生。于是我答应了他。父亲讲完这些话后的第五天就去世了。而在他去世的前两天，他要我和其他人在他死后把他葬在隧道里他工作过的地方。他的要求很坚决，但当时我想他这是在说胡话……”

“父亲去世后过了13个星期，我们跟从山那边挖过来的人会师了。先生，那真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啊！嘿，当时我们在黑暗的地下听到了对方干活的声音。先生，您知道吗？那声音是从地下传到我们这边的。大地的巨大重量足以一下子就把我们压得粉碎。

“我们听到这种声音已经好多天了。而且那轰隆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听得更清晰。我们怀着胜利者的狂喜，像中了魔一般干活，既不觉得累，也不要别

人下命令。你知道吗？求生那样的情况真是太好了，就像在晴朗的日子里狂欢跳舞，这是大实话！我们都变得像孩子般的可爱、善良。嘿！您设想一下，如果你像穿山甲一样在地下，在漫长的岁月里干活，与对面往这边挖的人会师的愿望将会是多么强烈，多么迫不及待啊！”

小伙子兴奋得涨红了脸，走到听者跟前，用自己饱含人情味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继续兴奋地轻声说道：

“当岩石终于打穿时，从缝隙中透过的火把的红光中露出了对面一张黝黑的流淌着喜悦泪水的脸，接着又出现了许多的火把和脸。刹那间，猛然爆发出人们胜利的欢呼声和疯狂的歌唱。啊！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时刻，我就感到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先生，我跟您说，我在这里工作过，这里有我的劳动，劳动是神圣的！当我们从地下上来走到阳光普照的地面上时，很多人用胸膛伏在地上，吻着大地，痛哭失声。这所有的一切犹如童话般的美好！我们亲吻着被我们战胜了的高山，亲吻着大地。在这一天，先生，我感到大地特别亲和，我们更加相互理解，我爱上了它，就像爱上了一个女人一样！”

“当然，我依着父亲的遗愿，到父亲的墓地去了！虽然我知道死者什么都听不见，但我还是去了。我们应该尊重那些为我们劳动过、比我们受过更多磨难的人的意愿。您说对吗？”

“对，对，我上父亲的墓地去了，按他的遗嘱，用脚跺了跺大地，说道：

“‘爸爸，成功啦！’我说，‘我们胜利了！成功啦，爸爸！’”

五

一位年轻的音乐家用一双黑眸凝视着远方，低声地说道：

“我想要创作的乐曲应该是这样的：

“沿着通往大城市的路上，一个小孩正不紧不慢地走着。

“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巨人一样躺在大地上，它正以构成它的那一堆沉重的建筑物紧压着大地，发出了呻吟和沉闷的吼叫。从远处望去，城市仿佛刚刚遭受了一场火灾的破坏，因为在城市上空的晚霞还未随着落日的西下而消失，教堂上的十字架、塔楼和风信标的顶部在夕阳的照射下，呈现着一片火红。

“乌云的边缘同样像被火焰烧红了似的，就像画家用神奇的画笔在它单调的颜色中加上绚丽的红。巨大建筑物的轮廓也被红色的斑点描绘成一种不祥的色彩；四处都是如同伤口一般的玻璃在夕阳的反射下发出的光；因遭到破坏而疲

惫不堪的城市，这块为了幸福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的地方，正在流血，正在燃烧，正在冒出令人窒息的硝烟。

在暮色苍茫的大地上，小孩沿着一条像灰色宽带的马路行走，笔直的道路就像是一把利剑，被一只强大而有力的巨手紧握着，毫无偏差地刺向了城市的中心。道路两旁的树木，像一支支还未点燃的火炬，粗壮的黑色树干，伫立在沉默的像是期待着什么的大地上。

“天上乌云密布，不见星光，也没有阴影。夜色凄凉，静寂无声。在沉睡着的原野那忧郁而疲惫的沉默中，依然可听见那个孩子缓慢而轻微的脚步声。

“夜，就像人的影子一样，无声地跟随在小孩后面，用像黑斗篷一样的黑暗淹没了小孩走过的地方。

“夜色更浓了，那些温顺地紧贴在地面上及散落在山岗上的白色和红色的房屋，都被昏暗深深地隐藏在自己温暖的怀抱里。城市周围的一切，在夜幕笼罩下，变成一片漆黑，消失了，仿佛它们害怕这个拿着魔术手杖的小小人影，躲着他，或者在跟他捉迷藏。

“他平静地凝视着黑暗中的城市，慢慢地走着，我没有因为夜晚的黑暗而加快脚步。孤单而弱小的孩子，仿佛带着一件城里所有人急需的并且早已等待着的东西。城市里点燃了灯火，焦急不安地迎接着他平安地回来。

“晚霞消逝了，十字架、风信标以及塔楼的铁尖顶都融化了，消逝了。这时候的城市变得又矮又小，紧紧地贴在无声的大地上。

“城市上空，白色的云朵正在阳光的照射下升起和扩散；像磷光一样的黄色薄雾不均匀地笼罩着由密密麻麻的建筑物组成的灰网。现在，城市里已没有那些火烧血染似的色彩了——屋顶和墙垣的参差不齐的线条，使人联想起它像一件充满魔力而又尚未完成的艺术作品，仿佛那个为人类设计这座伟大的城市的人疲倦了，正在休息；或者因绝望而抛弃一切，走了；或者是失去信心，死了。

“然而，城市依然活着。它满怀不可遏制的希望和信心，想再看到傲然崛起在阳光之下的美丽的容貌。它呻吟着；希望得到各种幸福的感觉，对生活的强烈欲望使它内心激动不安；各种被压抑的声响像涓涓流水，在城市周围黑暗而寂静的原野上流淌；天空像围了一个黑布做的围帐一样，愈来愈多地注入了混浊的令人忧愁的黑暗。

“小孩停下脚步，昂起头，扬起眉毛，一双无畏黑暗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前方。他抖了抖身子，加快了前进的脚步。

“夜跟在他身后，用母亲般温柔的声音悄悄地对他说：‘是时候了，孩子，向前进！人们在等着你呢……’”

“……这些，当然不能写成乐曲！”年轻的音乐家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双手合十，不安地、饱含爱心地小声喊道：“圣母马利亚啊！明天迎接他的又将是什么呢？”

六

正午的太阳在天空中燃烧，把各种能妆扮世界的彩色光柱投向了水面和大地。大海昏昏欲睡，呼吸着乳白色的水雾，浅蓝色的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散发出浓烈的海的味道。

波涛被海风吹得哗哗作响，懒洋洋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然后绕过礁石，冲得卵石沙沙直响；浪头低平，像玻璃一样晶莹透明，没有泡沫。

炎热的淡紫色的雾霭缭绕在山上。橄榄树那灰色树叶，在阳光下就像一枚枚古银币。在半山腰里果园的梯田上，呈现一片片天鹅绒般的暗绿色，金黄的柠檬和桔子闪闪发亮，鲜红的石榴花露出它艳丽的微笑。到处是盛开的鲜花，鲜花。

太阳是热爱这块土地的……

岸边的岩石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渔夫。老渔夫的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胖胖的脸，两颊、嘴上、下颏上长满因岁月流逝而变成灰色的胡须，眼睛浮肿，红鼻子，两手因常年日晒而成了古铜色。他坐在石头上，把细长的钓竿抛得远远的，一双毛茸茸的腿浸在绿色的海水里。波浪蹦跳着、嬉戏着，冲向他的腿，从他的黑脚趾缝里渗下，大滴大滴晶亮的水珠又落进了海里。

老渔夫身后站着一个黑眼睛、黑皮肤的小伙子，他双肘撑在岩石上，身材匀称，细高个儿，头戴红色便帽，健壮的胸脯套着一件白色衬衣，下身穿着一条蓝色裤子，裤腿被卷到膝盖上。他抬起右手，用手指捻着胡须，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遥远的蓝色海面，那儿漂浮着一排排打鱼船，就像海面上漂浮着一条黑色带子一样。在渔船后面，更远些的地方，隐约可以见到一只白色帆船，就像一朵白云，飘荡在炎热的暑气中。

“那位太太很有钱吧？”老人把空钓竿再次抛得远远的，沙哑着嗓子问道。

小伙子低声答道：“我想是的！她戴着那样一只嵌着大蓝宝石的胸针，还有漂亮的耳环、很多戒指以及手表……我想，她准是一个美国人……”

“很漂亮，对吗？”

“啊，是的！十分苗条。真的，紫罗兰花般的眼睛，知道吗？还有一张微微开启的樱桃小嘴……”